

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

——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思考

韩秋红 杨赫姣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摘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方法, 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人性异化, 将社会发展的前景寄予“生态”的追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结构化思维方式, 认为结构化思维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偏执发展, 弱化了社会其它层面的应有发展; 一方面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思维方式, 提出建立整体化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 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整体化思维与整体性发展的“生态式”思考, 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视角, 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 生态马克思主义 结构化思维 整体化思维 中国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4)01-0064-05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现代性批判的触角直指社会发展何以“生态”的实现, 将自身理论的建构——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视为拯救现代性问题, 使社会得以合理化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结构化思维与社会的片面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结构化思维, 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为前导, 以工具理性为制约, 以追求价值最大化为根本, 其后果是社会的单向度发展, 导致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人(弗洛姆语)。何以如此,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便是结构化思维带来的恶果。结构化思维并不是指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 而是受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 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发展的思维方式的总体概括。西方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勾画其发展形态的思想体系相

关联。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受限于自然力量之时, 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了实现人类超越理想的重要支柱。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对理性问题思考的加深, 人们对于操控社会发展以及自身发展愿望的增强, 一种新的结构化的思维方式逐渐萌芽。结构化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 其根本特征是取消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之间的应有联系, 强调所重视环节的重要性, 忽视其它环节的重要性, 把所重视的环节——科学技术作为核心力量, 纳入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我们使用我们的大脑造成我们的生活总是屈从于这些部件。这标志着对技术的极度崇拜将我们的与我们生存的环境的连接中分离了出来。”^{[1][103]}我们谈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及生态问题之时, 科学技术始终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结构, 影响着人们对于各种层面问题的解答。

结构化思维将科学技术作为链接一切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 而使社会发展“空间化”。人们不得不以

收稿日期 2013-07-25

作者简介 韩秋红(1956-), 吉林省吉林市人,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

杨赫姣(1985-), 吉林省吉林市人,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国内译法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 本文采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译法。

破坏性的方式切断原有的关系链条(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链条),同时达成一个有效的共识为科学技术留有足够的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到这种结构化思维带来的危害,努力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异化产生的根源,批判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因素过度凸显造成的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异化。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的现实:“征服自然被看作是对自然权力的扩张,科学和技术是作为这种趋势的工具,目的是满足物质需要。这样实行的结果,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2]169}人们正在以一种崇尚科学的口号实施着对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全面控制。科学技术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工具的意义,成为了一种新的统治力量。人类自身在科学技术不断扩张的同时成为社会发展中被忽视的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运用结构化思维,建立一个科学技术的金字塔,使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服从这一目标,使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偏离了轨道。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结构化思维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转向社会制度的批判。

从对科学技术批判到对社会制度批判的跨越,说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寻求超越结构化思维过程中进行的积极探索。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思维还需要真正认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扩展而引发的经济理性问题。高兹指出:“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3]109}他所指的变化就是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即现代资本主义走向结构化发展的事实。具体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建立这样一种精于计算的“科学技术”社会结构。“计算和核算就成为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计算与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下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考虑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考虑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考虑人们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的关系。……人们的劳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不顾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3]110}。这种结构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与核心直接链接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发展等等,而人作为这一结构的参与者存在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由此,社会发展的结构决定了社会发展的秩序。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效地批判了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以资本扩张为中轴的结构化思维,认为结构化思维具有空间扩张力,即以物质积累作为财富的时代的逝去并没有真正淹没资本的魔力,越来越多的积累发生于社会结构本身,发生在社会的空间结构乃至各种关系结构的建构当中。所以,对空间霸权的认识是社会发生结构化危害的关键所在。正如波斯特所说:“发达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特征不是剥削、不是异化、不是肉体压迫、不是失范(anomie)不是功能紊乱的行为。相反,它是一种新的控制模式,它在社会领域众多点上被嵌入实践之中,并构成一套结构——它的代表既是每个人又不是每个人。”^{[4]78}空间霸权是以空间为承载方式的关系性霸权,即空间的占有以社会为对象往往表现为关系的扩充,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实践,其在社会中都是以关系为空间展开的,因此空间霸权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空间实体范畴,更指称社会发展中由关系组建的空间维度。这样的空间维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现代资本主义异化,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对社会发展结构化思维的批判具有一致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展现的异化空间结构,深入批判导致这种异化的经济理性及其结构化思维方式,批判空间霸权侵入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使空间权力得以衍生,社会更加具有复杂性,这一切都是结构化思维带来的。

结构化思维使社会发展主要领域的分层成为空间的基本构架。这种分层并不能带来一种平衡的状态,部分社会领域急速发展,另一些滞后发展的局面使结构化分层愈加趋于断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正是社会结构化发展的现实表现。社会发展的结构化分层,又造成对社会发展整体性认识的缺失,引发对于社会发展历史性认识的淡化,进一步导致对社会现实认识的不全面,影响对社会发展总体性的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已经历了结构化阶段。中国在建国之初需要建设发展壮大,但没有根据历史赋予现实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一段时期内,蛮干式的发展成为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以理论化的角度来说,历史必定是人类给予自身发展的最好礼物,历史本身蕴含着无限思想张力,既可以给现实以历史性定位,亦可以给现实以未来性发展。萨特说:“历史意义的多元性就只能在未来整体化的基础上,根据这种整体化,并在与它

相矛盾的情况下,为自身目的而揭示并提出。这种整体化由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作用而逐步完成。一切都还漆黑一片,然而,一切又都处在充足的光线之下。”^{[5]76-77}只有在清醒地理解历史赋予发展的种种可能,明确地了解历史中蕴含的潜在动因,社会发展才能“循序渐进”。“序”不是其它社会形态,其它民族所能赋予的,而只能是自身的历史所赋予的。故此,结构化思维容易形成对社会实践的错误指导。结构化思维下的社会发展由于对发展的渴望引发了社会的片面性、分层化发展,迷失了历史文化的基础,也容易影响到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按照马克思的认识,社会的、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力,是每一个发展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发展过程才能够不断地体现生成,即人的生成、历史的生成,更是社会进步的生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用整体性的思考进一步寻求社会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既要有历史性的资源,更要有创新性的动力,既要有融合传统与现实的能力,更要有开拓与进取的担当。所以,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理路,恰好是超越结构化思维,实现整体化思维的真实体现。

结构化思维阻碍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向,将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掩埋在科学技术单向度发展的思维方式中,造成社会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倡建立一种新文明,树立一种符合社会与人发展的新思维方式,即建立整体化思维的合理范式。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出的生态式建构带有乌托邦性质,或者说是一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但毕竟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现实发展的一种认识,抑或一种合理性认识,只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具体有效实施。

二、整体化思维——“生态式”社会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技术、经济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努力倡导“生态式”发展的构想,以转变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拯救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提供可能。

“生态式”发展就是要对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规划,破除结构化思维发展下的利益坚冰,实现发展的共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整体化思维下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它指出,促进

社会的真正发展需要建立在整体化思维的基础上。认为“生态”并不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发展,不是生态学的社会发展应用,而是协调一种整体关系的关键。社会的发展需要积极地融合社会的需求与生态的追求,不企图用任何一种现成的理念代替旧有的理念,而是需要将“生态”理念自觉引向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之中。如福斯特强调“生态”对于社会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也许它们恰恰是互补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各种流行组织或运动则局限于社区、都市或村庄,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地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纬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对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破坏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就更是无能为力了。”^{[6]434-435}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纳入了“生态式”发展就等于启动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生态式”概念内含着弥合的尺度——整体性的维度。以往的社会发展,在结构化思维下不仅丧失了人性的发展空间,其所造成的空间霸权同样限制了社会的发展。“生态式”发展以自身的合理化尺度重新为社会厘定了空间感与思维方式。空间需要清除不良的结构与分层,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面向资本扩张的企图,而回归到关系属性的重置之中,建立一种各结构、各关系之间的合理的“生态”空间,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的交互性以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实践着人的真正发展、社会的向上进步、空间的合理运用、时间的可持续——“生态式”发展的“生态社会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需要这样的“生态”自觉。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提出成为链接社会其它领域发展的重要纽带。生态文明建设将人、自然、社会统一起来考量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认识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也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态式”发展有着一定的映照。生态马克思主义努力提出的破除结构化思维的方案,极力批判的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与经济理性,积极重建的“生态式”发展模式的尝试,深刻揭示的结构化思

维的社会片面发展等思想,既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经济理性引发的实践问题,也看到了经济理性造成的社会发展的结构化问题,更看到了结构化发展下的社会并没有以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问题。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希望建构“生态式”发展,且“生态式”重建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生态倡导,它强调“恰恰只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能够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742]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当然是在解释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弊端的维度上,虽然尚未体现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却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维度——改变社会发展模式、促进社会合理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以整体性思维进行生态的重建。

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关于整体性的具体论述,但在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中充盈着对于整体性思维的认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超越以及社会发展主体(每个人)的真实发展之中,社会发展才具有新的思考维度,才具有能够弥合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的整体维度——生态。应该说,我国对于这种整体化思维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位,照应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态重建的维度。“五位一体”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将真正进入整体化发展的建设中,它强调在整体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自然的敬畏就是对人的尊重,将社会建设与发展不仅仅看成是经济单方面因素的发展,更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纳入到整体发展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式所具有的现实张力。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在这种整体化思维的指引下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更为明确的目标。

三、社会发展的整体化构思

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在以生态重建为旗帜的思想改革中实现社会面向未来的可能发展。超越以往对于固化于社会发展自身的结构化思维,“生态”启迪着新的构思。或许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是进行了自我需要层面的解读,但是在其思想中渗透的整体化意识却是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理念都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

如果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

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维的大门,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建立“整体的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则是解答如何通过整体化思维构思社会发展整体化前景的重要依据。“整体的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承续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人学观点进行的自我解读。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强调全面的人,整体的人的同时,也强调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合理维度,将人的整体性具体落实到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层面,而不仅仅是社会革命的层面,“整体的人”才能成为构建整体化社会的重要内容。高兹指出,“对经济理性所发挥的领域施加新的社会限制。只有这种限制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完整性,确保他们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自我决定自己怎样度过自己一生的权利。”^[738]高兹清醒地意识到,在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人性从根本上没有合理的地位,只有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化限制,将人的发展纳入到社会的整体发展当中,人才能超越“经济人”,成为“生态人”。高兹在这里看到,经济理性在限制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发展方面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将人合理化为经济的人,技术工具至上不仅仅出现在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的生产劳动层面;人的主体功能更被市场逻辑、技术手段所压制,“经济人”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人,“经济人”一定不是“整体的人”的代表。高兹认为应该通过生态理性的坚持,回归人的自由之身。生态理性主张“更多不一定更好”,“多”与“好”的区分表明了理性的思考走向了事实说明与价值评判相融合的层面。思考何为真正的人也就是在“更好”的方向上寻求人的自由本质,将人的自由作为重要的思考维度才是真正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劳动关系限制人的认识的重要因素,才能彰显“生态人”的内涵,体现人的整体性。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的分析:“工人的劳动力、他们的身体及精神方面的健康状态、他们的社会及技术方面合格化的程度与水平、他们应对劳动关系之压力的能力等其实都是统一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与此相反,在它们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本质性的或核心的自我能游离于劳动力的商品线索之外。其实,不管劳动力市场试图想把人类打扮成什么样子,人类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力量,始终是一种生物有机体,又是一种社会有机体。”^[6486]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懂整体,也不可能不懂整体的人,只是它不可能为实现整体的人去思考、去发展,因此,

建立整体的人需要寄希望于整个社会的转向,需要坚持整体化思维的认识方式,需要构思社会的整体性发展。

整体化思维的提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需要协同发展,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历史的经验与时代的发展告诉我们,发展需要“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生态学家莱昂波尔德等提出的理念),以现实中的人、现实的社会整体性需要为前提。“像一座山那样的思考”即要求社会像一座山那样支撑人的自然发展,更要求像一座山那样整体化的发展下去;这样的山中即有一棵树,更有一片林,这样的山中即有人的生态式生存与生活,更有社会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体现了马克思强调的真正的自然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实现了以人的发展作为整体发展的目标,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结合中实现可持续的整体性发展。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个人的发展属于个人本身的职责,相对于其它人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负的责任。这种要求已经被许多文化所公认,并被许多宗教教义所强调。然而,从完全不同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同样明显的是,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9]144}个人的实现同时牵扯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真实状态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的人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与其社会的现实性紧密协调才能成就人类性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作为一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9]73}一句话,整体化思维下的社会发展使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考量人类的发展问题,人类必须以整体化思维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堡垒,让人类可持续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 路 强]

参考文献:

- [1]任·理斯.追问现代技术的起源:重拾海德格尔思想[J].大陆哲学述评,2011(44).
- [2]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3]Gorz.A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Verso, 1989.
- [4]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New York, 1984.
- [5]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臧佩洪,唐正东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Gorz.A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1994.
- [8]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From Structured Thinking to Holistic Thinking

—The Thinking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Marxism

HAN Qiu-hong & YANG He-jia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ec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Marxism criticized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human alienation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entrusted the prospec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 the pursuing of ecological. On the one hand, Ecological Marxism criticized the Structured Thinking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led to the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y paranoid development and weake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ther social a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moted Holistic Thinking of Ecological Marxism, proposed the possible paths of holistic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quired intertwined holistic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thus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ive in one".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Structured Thinking; Holistic Thinking;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